



《一路走来》  
钱理群 著  
河南文艺出版社  
2016年6月出版

近日,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理群的自述作品《一路走来》,他把20世纪“我的故事”和“中国故事”相互参照之后,从个体人生体验出发,讲述关于个人、家庭与民族的故事,对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深刻关系的思考,发人深省。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雄对钱理群的访谈中,钱理群表示,大师最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有文化的、思想的原创性。



《汪曾祺小说全编》  
汪曾祺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 
2016年5月出版

27篇新增小说  
目录

翠子  
悒郁  
寒夜  
春天  
灯下  
猎猎  
河上  
匹夫  
谁是错的  
结婚  
唤车  
除岁  
葡萄上的轻粉  
序雨  
膝行的人  
前天  
最响的炮仗  
驴  
冬天  
年红灯(二)  
斑鳩  
锁匠之死  
挂摊  
狗八蛋  
焦满堂  
八宝辣酱

# 钱理群:没有独立的体系,就谈不上大师

郑雄:最近十几年来,人们一直在谈关于大师的问题。人们也都在说,“没有大师”。您觉得,会不会有一种可能:几十年后,人们回过头来看现在的学者时会发现,某一位就是大师?

钱理群:我觉得不可能。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在整体上出了问题——我说的素质是指基本素质,包括人格、精神境界、知识素养。

郑雄:为什么这么说?

钱理群:我有一篇文章讲到,作家张曼菱有一天在燕园捧读朱光潜的书,正好遇到朱光潜,朱先生说,我的书你不用看,都是翻译外国人的,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。他的遗憾是,自己没有原创性。

在我看来,大师,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要有文化的、思想的原创性。我最近讲过,鲁迅是有原创性的。另外,孔子、庄子、唐诗、《红楼梦》是有原创性的。我老师那一辈人,凭他们的基本素质,有可能有原创性贡献,有可能出现大师。但很可惜,没有实现。没出现大师,原因可能是1949年前,他们生活在战乱中,1949年后又经历思想改造运动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情况好了,他们又老了。当然,也有一些人有很好的创造,比如说汪曾祺。但汪曾祺是作家,还可以,学者就很难——学者需要创造一个新体系。没有独立的体系,

就谈不上大师。

1949年以后培养的知识分子,包括我自己在内,大部分人的知识结构都有很大问题。因为社会上在批判“封、资、修”,要和传统决裂……并且,知识结构和精神境界是连在一起的。我不是反复说嘛,我们是“没有文化的学者,没有趣味的文人”,比如说,我,琴棋书画都不懂,而且没兴趣,作为文人,这是有问题的。

“文革”中成长的,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来的大学生,我曾经对他们非常看好,但很快就失望了。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“文革”对他们精神上有不好的影响。他们总觉得真理在握,一遇到不同意见,马上口诛笔伐。

我有个讲话,题目是《我的北大之忧,中国大学之忧》,谈到看大学有没有希望,要看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起主导作用。20世纪80年代,大学里起主导作用的主要还是启蒙知识分子;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时期主要是学院派知识分子。自然,启蒙知识分子也不能理想化,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弱点,但他们有共同点,就是都有底线,他们来主导大学,大学坏不到哪里去——当然也不会有大成就。而时下,大学里起主导作用的,不少是政治活动家型的知识分子。王瑶先生很早给我说过,大学里有一些人,是“社会活动家型”知识分子,最初也做学问,也

取得了学术成就,但取得了学术地位以后就不再做学术了,开始用他自己原来那点成就来换取各方面的利益。现在,一些“社会活动家型”知识分子成了“政治活动家型”知识分子。他们到处开会、讲话。在学术圈子内部,他是霸主,讲朋友圈、学生圈,讲门派,因为他掌握学术权力,年轻人报课题、评奖什么的,都在他手里。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的,和我们那一代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年轻时,老师恨不得把我们早早都推出去,各方面都扶持,哪怕你可能超过他,他也不管,甚至还对你更看重。

郑雄:当下的年轻学者,处境是很难的。

钱理群:上世纪末开始,我对自己这代人失望了,同时也对下一代学者失望了。之前,我要求自己的学生:沉潜十年,不要急,等十年以后再发言,我看重你们十年以后。我觉得,沉潜十年,他们能改变我们这一代人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问题。现在,他们四十多岁,有的人也出来了,但我更失望。你现在,社会上一有事,最急着表态的是一批副教授,四十多岁的副教授。当然你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他们:我各方面已经可以了,但得不到机会表现。我讲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,就是讲的这一批人。

《中国社会经济通史》

全汉昇 口述

叶龙 整理

后浪出版公司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全汉昇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,潜心于中国经济史研究,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。1967年至1968年间他在香港新亚书院先后开设“中国社会经济史”、“中国近代经济史”课程,对中国历代人口变化、农业生产、财政税制、工商贸易、货币金融、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情形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,勾勒出数千年间经济发展与社会演进的大势,而且对明清直至近代的重大历史转型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剖析。

《学籥》

钱穆 著

九州出版社

本书系钱穆先生谈论为学之方法与门径的专门著述。本书独特处在于,谈论近代大儒陈澧、曾国藩、张之洞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之为学,且分析评点,时间距当代人更为切近,更增其借鉴与指导意义。读者可由此获知做学问“如何跑进去,与如何走出来”。

《米朵拉》

虹影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本小说是虹影的首部奇幻作品,讲的是母亲对女儿深深的爱。不同于一般的母女温情故事,这部小说关注的是磨难。10岁的米朵拉发现母亲不见了,而整个城市也正面临洪水的威胁。在娃娃鱼的指引下,她开始了奇幻的寻母之旅。经历了各种惊险与艰辛,米朵拉找到了母亲,也找到了自我。

《给孩子们的诗》

刘崇善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诗人刘崇善践行自己的童诗主张,“努力去写让儿童看得懂,反映儿童生活,表达他们真实的思想感情的儿童诗”,并约请著名诗人、评论家为诗集中的每首诗点评,这些既是赏析亦兼指导的评述,有助于孩子们对诗作的领悟,对于从事童诗创作或教学也都有裨益。

《民国考试卷》

么其璋 么其琮 等编

新星出版社

本书收入民国时期各大学各学科入学试卷三百余套,涵盖大学逾五十所。通过大学招生考试试题这一特殊文献类型,展现民国教育和社会风貌:其时东西方文化交汇,传统之学与现代科学均在考卷中有所体现;时逢乱世,救国图强是试卷中的重要主题。

《去野外》

[葡]伊内斯·特谢拉·多罗萨里奥 玛丽亚·安娜·佩谢·迪亚斯 著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这是一本兼具百科书和工具指南的读物,列出了探索大自然的必备工具,从孩子的视角,认识了动物的羽毛、爪印,观察了各种植物的形态、特征,感受了风的吹拂、海水的冲刷、花朵的香气……让孩子认识生命的奥秘,培养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之心。

## “迄今最全”《汪曾祺小说全编》出版

新增补27篇作品

汪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著名作家,在小说、散文、戏剧创作领域皆卓有成就。近日,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多年的《汪曾祺小说全编》终于面世。

从1940年创作的第一篇小说《钓》开始,汪曾祺一生创作小说180余篇。这次新增补汪曾祺小说27篇(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《汪曾祺全集》增加了27篇小说),其中24篇创作于民国时期。

汪曾祺小说创作起步于西南联大,他的老师沈从文对其创作的影响很大。写于民国时期的小说,如新增补的24篇早期小说中的《翠子》《除岁》《灯下》《最响的炮仗》《驴》等,都是很圆熟的短篇精品,艺术质量相当高,与《鸡鸭名家》《老鲁》《落魄》等同样写于上世纪40年代、早已被公认的那些名篇具有相同的品质,更不输于他后来赢得文坛声誉的《受戒》《大淖记事》。

新增27篇小说,有的是近年来学者发现并提供的,有的是汪先生家属找到的,像《葡萄上的轻粉》《锁匠之死》《八宝辣酱》是在一校、二校甚至是通读时才发现的。

## 汪曾祺小说处女作《钓》节选

.....

转过一架铺着带绿的柳条的小桥,有一棵老树,我只能叫它老树,因为它的虬干曾做过我儿时的骏马,它照料着我长大的,乡下的[人]替它起的名字,多是字典辞源上查不着的。顽皮的河水舔去覆土,露出隐秘的年青的一段,那羞涩的粉红的根须,真如一个蒲团,不妨坐下。

也得像个样儿理了钓丝,安上饵,轻轻的抛向水面。本不是为着鱼而来的,何必关心“浮子”的深浅。

河不宽,只消篙子一点,便可渡到彼岸了,但水这么蓝,蓝得有些神秘,你明白来往的船只为甚么不用篙子了吧!关于这河,乡下人还会告诉你一个神奇的故事,深恐你不相信,他们会急红了脸说:县里的志书上还载着。

也不知是姓甚么的做皇帝的时候,——除了村馆里的先生,这村里的人都只是只知道“民国”与“前清”的,顶多还晓得朱洪武是个放牛的野孩子,则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何足为怪。这儿出了个画画的,一点不说谎,他画的玩意儿就跟真的一般,画个麻雀就会叫,画个乌龟就能爬,画个人,管少不了脸上

一粒麻子。天下事都是这样,聪明人不会长寿的,他活不上三十岁,就让天老爷给收去了,临死的时候,跟他的新娶的媳妇说:“我不耕田,二不种地,死后留给你你的只有绵绵的相思……”取张素绢,画了几笔,密密卷好,叫她到城里交给他的师傅,送到京师的相爷家去,说相爷的老太太做寿,寿宴上甚么东西都有了,但是还缺少一样东西,心里很不快活,因此害了症候,若能如期送到,准可领到重赏,并且关照她千万不要拆开来看,他咽了最后的一口气,媳妇便上城去了。她心里想到底是个甚么呢?耐不住拆开来望望,一看是一片浓墨,当中有一块白的,以为丈夫骗了她,便坐在田岸上哀哀的哭起来。一阵大风,把这卷儿吹到河里去了,我的天,原来是一轮月亮啊!从此这月亮便不分日夜的在深蓝的水里放着凄冷的银光。

你好意思追问现在为甚么没有了?看前面那块石碑,三个斑驳的朱字“晚月津”,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儿。  
“山外青山楼外楼,  
我郎住在家后头,  
.....”

夹着槐花的香气,飘来清亮的山歌,想着甚么浪漫的佳话了?看水面上泛起一个微笑。她们都有永不凋谢的天真,一条压倒同伴们的嗓子的骄傲,常常在疲乏的梦里安排下笑的花蕾的。

一片叶子,落到钓竿上来,一翻身,跌到水面上,被微风推出了视野。还是一样的碧绿,闪耀着青春的光辉。你说,便这样无声的陨折,不比抖索着枯黄的灵魂,对残酷的西风作无望的泣求强些?且不浪费这些推求,你看这叶片绿得多么可人,若能以此为舟,浮家泛宅,浪迹江湖,比庄子那个大葫芦如何?

远林漏出落照的红,像藏在卷发里的被吻后的樱唇,丝丝炊烟在招手唤我回去了。咦,怎么钓竿上竟栖歇了一只蜻蜓,好吧,我把这枝绿竹插在土里承载你的年青的梦想吧。

把余下的饭粒,抛到水底,空着手走了。预料在归途中当可捡着许多诚朴的欢笑,将珍重的贮起。

我钓得些甚么?难得回答,然而我的确不是一无所得啊。

(原载1940年6月22日昆明《中央日报》。[ ]中文字、符号为编者校订)